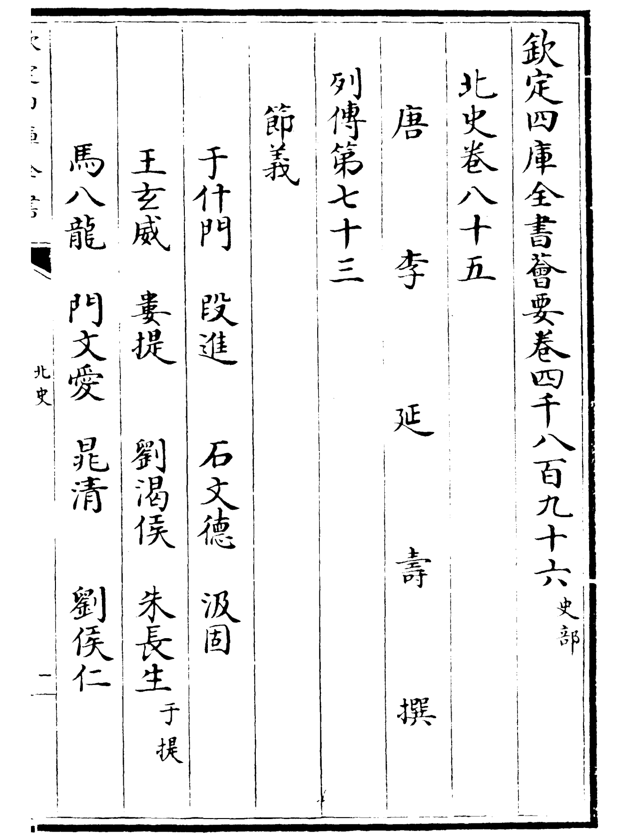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九十六 史部

北史卷八十五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誾 劉業興 蓋儁
郭琰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棠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贇
郭世儁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

人以天下為大方身則輕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欒布晉之向雄嵇紹並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茍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

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葢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兹乎非夫内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迺歲寒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懔懔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㡬魏書序于什門叚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門文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閭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郭琰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尭君素為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

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賔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大武下詔襃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叚進不知何許人也大武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殺帝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壯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黄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三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附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強等四

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牓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妻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來入城於式婦閭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産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兖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頽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為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

主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禀性剛烈大和中為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

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為員外散騎常
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
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
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
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
大怒曰帳中何不敬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
物內之叢石兵脇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

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為鬼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絶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從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内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緦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伯為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賊所殺宣武襃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

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奬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眴城歸款以

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羇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歴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

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襃美忠節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為統軍於晉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虬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虬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

文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栅不防為賊所虜覩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廵遶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

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荆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廵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甲幼競集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産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郭琰字神寶京兆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

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農時琰為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為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為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輙破之時攻圍既久糧天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為

直閤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黄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録之

李棠字長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

海相父元冑員外散騎侍郎崇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密為北豫州刺史請崇為掾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崇謀殺壽興率其衆據城遣崇詣闕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崇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崇不對撝乃苦辱之崇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為爾移志也遂害之子敞嗣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為宜豐侯蕭脩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脩於南鄭脩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脩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脩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策等禽之城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

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讐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横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毁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陜州刺史後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為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槩仕齊位西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及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煑犀甲腰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為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

敏仕周歴壽春令譙周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見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責之遂見困竟不屈節見害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

夫弋陽郡通守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畧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飢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天下既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撫馭得士卒心號為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䴚賊孫宣

雅石祇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而進大敗之司隷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陁列八營以逼之孝友窘廹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腕等衆各萬計須陁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

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吕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

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其父位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為鄃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為盜善會討之往皆剋捷後賊帥張金稱屯於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剋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於時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

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矟弓劒進拜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宫帝下詔褒揚之後為竇建德所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肆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性

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回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内史令左備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侗及王世充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充奮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謇有吏幹開皇中為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楊素奏為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為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駮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

令云為人後者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
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
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
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
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
後人者為其父母期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心喪
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
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

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在内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於時議者不

以為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敎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為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

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期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

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為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日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

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别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强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歴新豐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

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為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為左右帝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

義師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繼絶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黄河泝流而下河陽

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龎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欷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事必隋室傾

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先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贇並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

為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
一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毁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贓
汚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煬帝
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
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
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剋捷但孤城無援而
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
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為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為隋文帝所知引為丞相參軍累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為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

年不能尅經三年資用盡無薪徹居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飢羸爲寇所陷季珣坐聽事顔色自若寇遣兵禽送之羣賊曳令拜寇季珣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寇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爲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幼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季珣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杜松贇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

末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賫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賫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賫駡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鋭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

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

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已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没名立豈徒然也

北史卷八十五

北史卷八十五考證

節義傳叙又檢取隋書孝義傳○監本缺書字今增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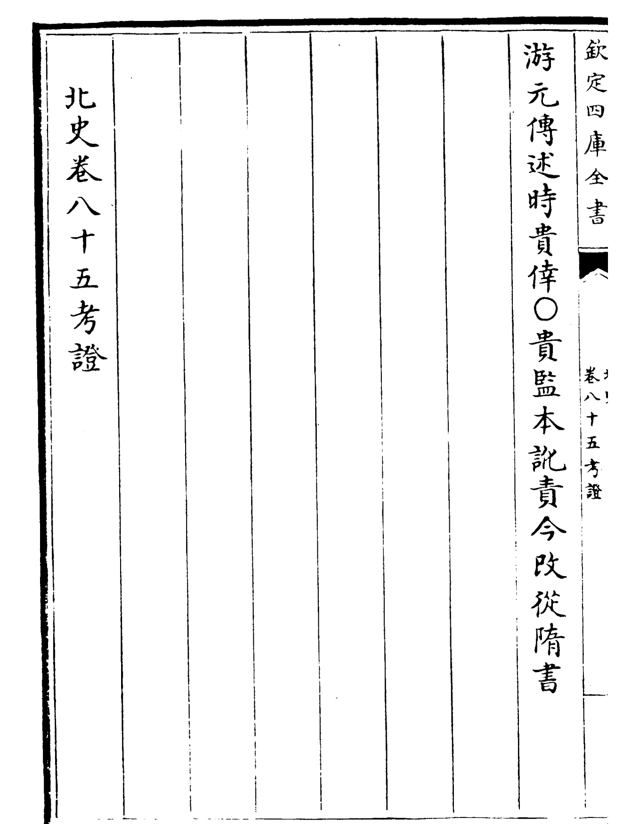
于什門傳馮弘上表稱臣○馮監本訛馬今改從魏書

石文德傳中山蒲陰人也○魏書作河中蒲坂人

汲固傳程嬰杵臼何如人也○臼監本訛舅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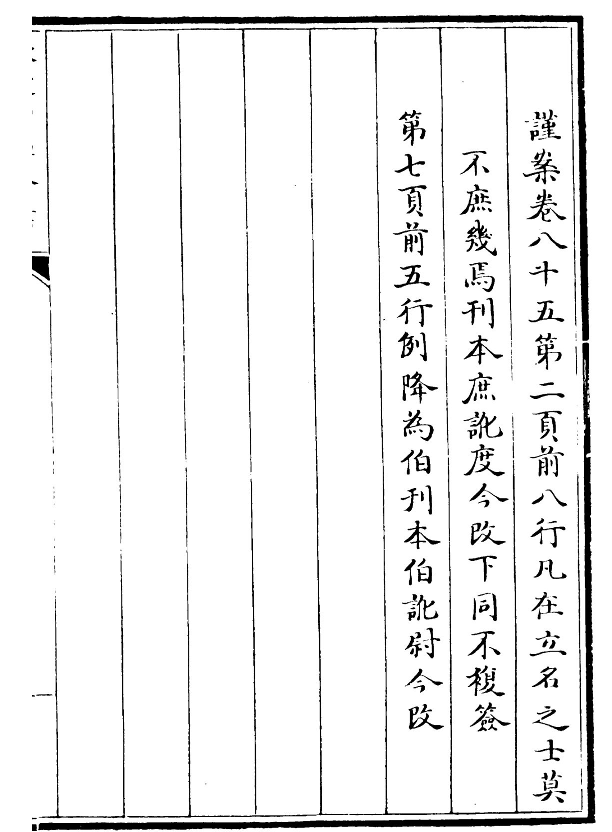
門文愛傳○門文愛各本俱訛文門愛今據下文文愛居喪持服六年改正

劉弘傳及隋文帝平陳○監本缺文字今從隋書增入



游元傳述時貴倖○貴監本譌責今改從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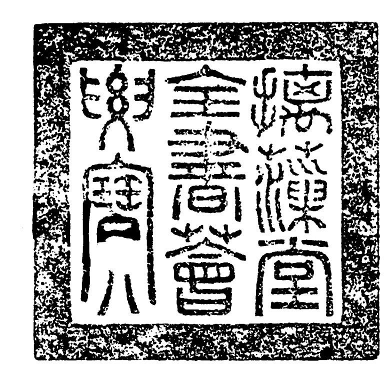
北史卷八十五考證



謹案卷八十五第二頁前八行凡在立名之士莫

不庶幾焉刊本庶訛度今改下同不複簽

第七頁前五行例降為伯刊本伯訛尉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程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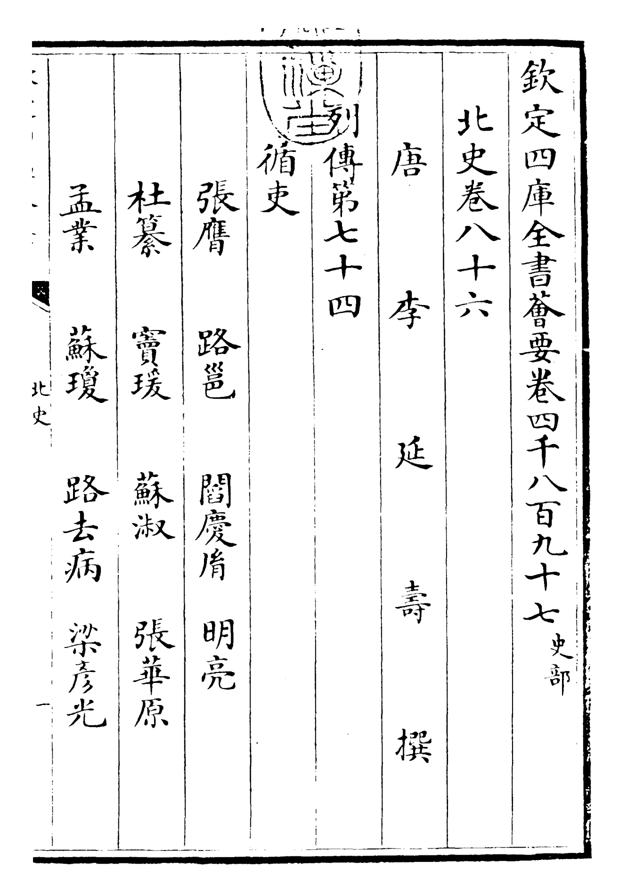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八十六至八十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九十七 史部

北史卷八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張膺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竇瑗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蘇瓊 路去病 梁彦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雖為政以德理實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敘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

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摶擊爲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録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佗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

有梁彦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佗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張膺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

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為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饑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令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

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為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為政如前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並以清白為名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

威略羣氐反叛以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為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為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為百姓所思號為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軍武曾孫崇為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弘成周太守入魏父冏舉秀才早卒普

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尒朱榮官榮留為北道大行臺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内奏願行堯舜事曄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黄門侍郎孝武帝時為廷

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並為摘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反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

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為訓誡恐千載

之下談者諠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

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瑷案法推正甚見雖

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為時所重領本州大

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為閹官後拜河間

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為子淑熈平

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

乞解有詔聽之人吏老幼詐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

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人所思

當時稱為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為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神

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為公仍徙封新安後為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惟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

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予

宰均嗣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

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别執手曰令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惟正與直願君自勉業惟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令噉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

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為長史裴英
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誚讓業尋被謫出外行縣事
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籖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
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為西兖
州臨别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惟有孟業銓舉
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
兖如此欽歎業答曰唯知自脩也韶為并州刺史業復
為典籖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為

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厚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

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内業為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斂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於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寛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

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相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冀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太中

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為子結婚為朝胏腑叱羅氏其子以蔭得為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參軍乃令作令世服飾綺襦紈袴叱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

州嘗有強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栲伏失物家並識認惟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輙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鐵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

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内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祅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服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産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

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頡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頡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問受趙頡偷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頡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

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絶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衆

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

為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惟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黄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

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為之語曰
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
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
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
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
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
徒款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
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

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
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爲殿
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爲縣
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
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人歎伏武平四年爲成安縣
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爲重以
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内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

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尉遲迥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

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畧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乆之後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

不之官隋文帝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
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襃美賜粟五百
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
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
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
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
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餳臣自
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

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彦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彦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謡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

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畧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遷

鄱陽太守稱為天下之最徵拜戸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𤣥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𤣥縱先隷文謙𤣥感反問未至而𤣥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為鷹揚郎將從衛𤣥擊楊𤣥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為南兖州刺史河陽侯為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

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
襲爵為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
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數
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
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
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
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
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

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别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决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熲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録囚徒將奏晨至

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乆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廢為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頼全活者千數上聞嘉

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

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吕

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悦下詔褒

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

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

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廵人家至戸

入閲視百姓産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

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

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

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
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
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
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
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
十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
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
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絶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

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

內呼為慈母後遷幷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

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内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黄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崱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内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為黄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絶後數歲帝悟除内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

城郡卒子融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為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

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伏焉煬帝嗣位徵之於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厲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

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
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吏卒無離叛竟
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
於州南向慟哭旣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
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邑人
家世寒微初為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
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㢸廵省河北
引絢為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

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為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尅獲時諸郡無復完者惟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頴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

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賔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寛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乙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歳餘終於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

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吏相篤厲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為臨頳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奬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鎻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絏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鎻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

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絶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難

教良是宫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宫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為隋文帝挽郎後歴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戸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静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税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惟德

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惟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

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寳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冐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

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竇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竇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竇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論曰為政之道寛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歳功者也然存夫簡久必藉寛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寛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北史卷八十六

北史卷八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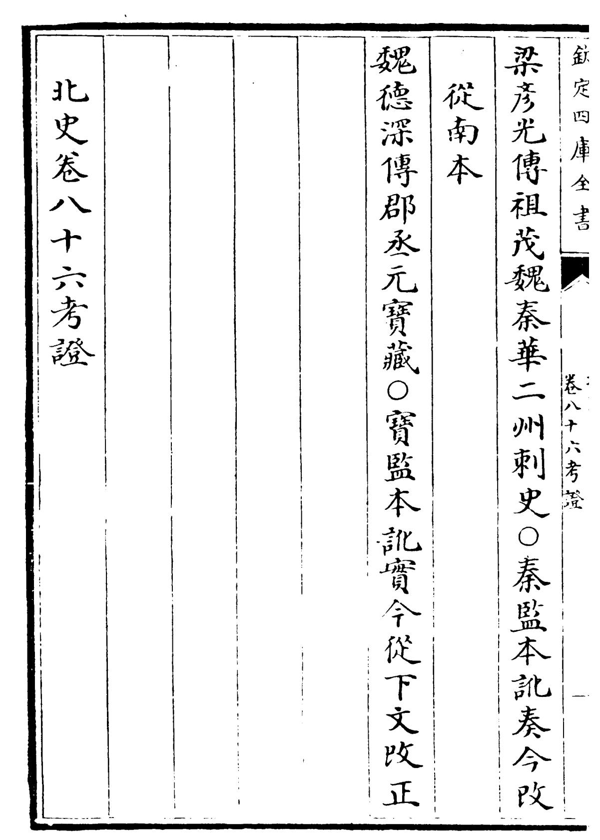
張膺傳○膺魏書作應

竇瑗傳祖表馮弘成周太守○監本缺成字今從南本增入

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並為擿句○李監本訛季今改從南本

事雖停寢○雖魏書作遂言因其所奏而停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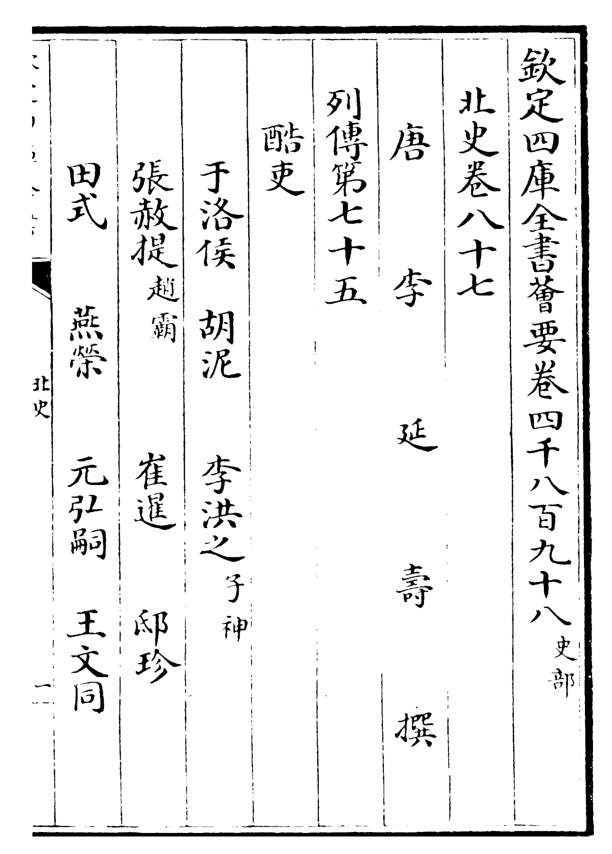
孟業傳令喚食肉恐致聚斂○令南本作今



梁彥光傳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秦監本訛奏今改從南本

魏德深傳郡丞元寶藏○寶監本訛實今從下文改正

北史卷八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九十八 史部

北史卷八十七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七十五

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子神

張赦提趙霸 崔暹 邸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故大姦巨猾犯義悖禮郅都寗成之倫猛氣奮

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懍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讐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郅甯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䰟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

楷脩有邸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
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
令檢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庫狄
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云
于洛侯代人也為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
呂勝脛纒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
隴客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
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

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嘗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成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内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為幽州刺史假范陽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

薦之轉爲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宫得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

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為獻文親舅大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為昆季以外戚為河内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内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為刼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内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

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幷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

渇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聰強婦人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娣重之疎張氏亦多所產育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兩宅母子往來如讐及莅

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禄制法禁嚴峻遂鎻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疾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賔不輟及臨盡沐浴衣帢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稍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為

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携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為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蔦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蔦榮見禽以功進爵為公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

州事車駕還宫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約齊受禪例降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鴈門間聚為刼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

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静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刼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敕提募求捕逐以敕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敕提克己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敕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

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
幸得申雪願寛憂不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
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
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戚逼部下栲楚過極横以無辜
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
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妻
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
之下當為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

崔光奏覇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兖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汚狼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恡陂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

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從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為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义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子瓚字結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姊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

瓚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邸珍字安寳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州鎮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爲葛榮所吞珍入榮軍榮爲尒朱榮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從齊神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封上曲縣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爲州人所疾苦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儁等解東行圍回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至於土人豪

族遇之無禮遂為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
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絶人仕周位渭南太
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
故屏跡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
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
為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寛討尉遲迥以
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平郡公及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

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乆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甞詣式白事有蝨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己立棒殺之或寮吏姦贓部内刼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穽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

暴如此由是為上所譴除名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惟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隂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卧其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乆乎乃至於此式欻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知之以式為罪己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隂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

有武藝仕周為内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隋文帝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絶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内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伐陳之役以為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吴郡既破

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為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
甲躡之瓛敗走為榮所執事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為
武候將軍後除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
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
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
部道次見叢荊堪為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
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
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榜捶如舊

榮每巡省管内聞人吏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
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
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
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笞不滿
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
獄禁絶其糧弘嗣餓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
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毒虐又贓穢狼
籍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

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為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州人多怨之轉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鞫囚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於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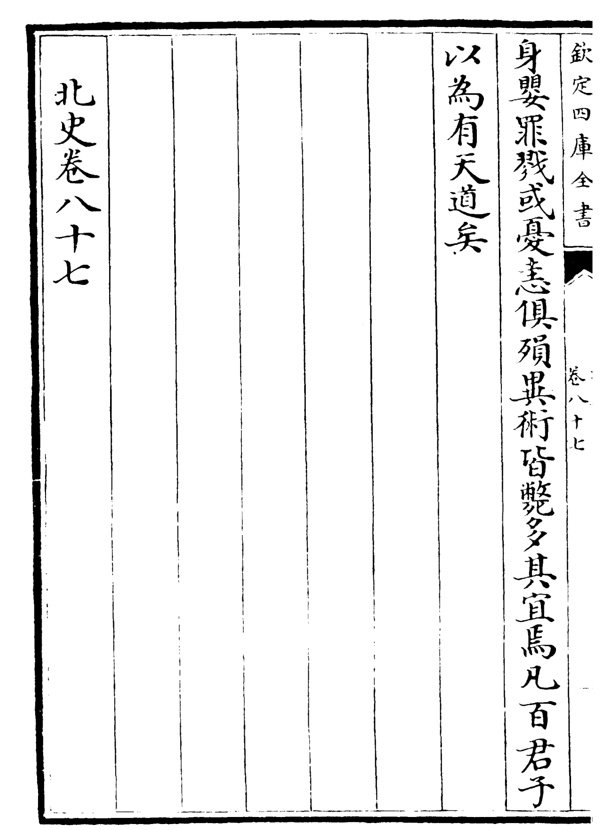
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中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寇隴西詔弘嗣擊之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代王侑遣執送行在所以無反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有子仁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為光祿少卿以忤旨出

為恒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令刻木為大㯓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㯓令其人踣心於木㯓上縛四支於小㯓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祆妄皆收繫之比至河間召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衆盡斬

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并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



身嬰罪戮或憂恚俱殞異術皆斃多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北史卷八十七

北史卷八十七考證

胡泥傳遂表薦之○薦監本訛廌今改正

崔暹傳諂暹為都督李崇討之○為當係從字之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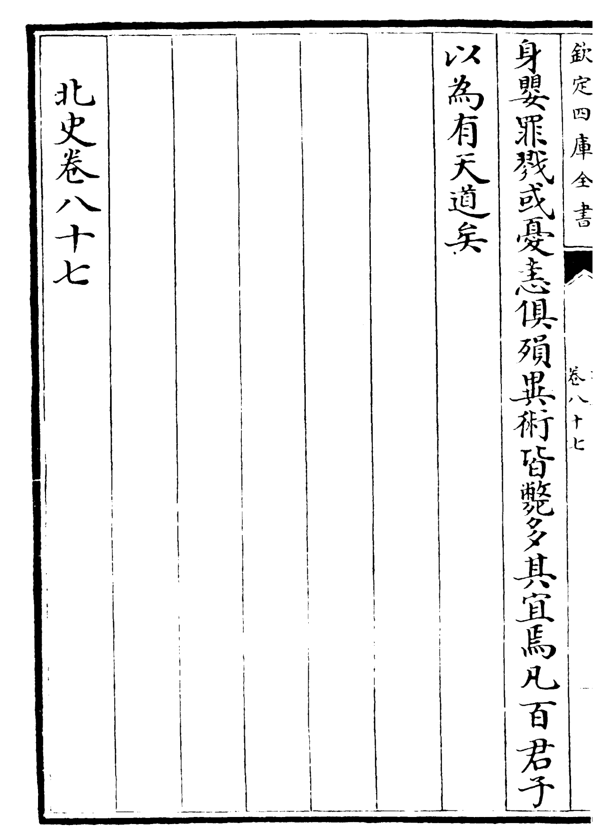
邸珍傳擊梁州將成景儁等○儁一本作儁

田式傳徙為建州刺史○建隋書作庭當以此為正

燕榮傳榮曰無過尚爾○爾監本訛尒今改正

王文同傳京兆頻陽人也○頻隋書作頳誤

北史卷八十七考證



身嬰罪戮或憂恚俱殞異術皆斃多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北史卷八十七

北史卷八十七考證

胡泥傳遂表薦之○薦監本訛廌今改正

崔暹傳詔暹為都督李崇討之○為當係從字之訛

邸珍傳擊梁州將戍景㒞等○㒞一本作儁

田式傳徙為建州剌史○建隋書作庭當以此為正

燕榮傳榮曰無過尚爾○爾監本訛尒今改正

王文同傳京兆頻陽人也○頻隋書作頼誤

北史卷八十七考證